

毛詩注疏

附校勘記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八

〔八之一〕

豳七月詁訓傳第十五

○陸曰豳者戎狄之地名也夏

出居焉其封域在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於漢屬右扶風郿邑周公遭流言之難居東都思公劉大王爲豳公憂勞民事以此敘己志而作七月鳴鵲之詩成王悟而迎之以致太平故太師述其詩爲豳國之風焉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豳譜

豳者后稷之曾孫也公劉者自郿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枸邑○正義曰周本紀云后

稷卒子

不窋立卒子鞠陶立卒子公劉立是公劉爲后

稷之曾孫

也生民云卽有郿家室本紀云舜封后稷于

郿公劉

因封不改故知公劉自郿而出也公劉之篇說

公劉爲狄

迫逐而徙居經云度其夕陽豳居允荒本紀

稱公劉在戎狄

閒知豳是戎狄之地名也漢書地理志

云右扶風郿邑縣有豳鄉詩公劉所邑是漢時屬扶風

郿邑也言自郿而出者杜預云豳在新平漆縣東北郿

今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是也郿近而豳遠從內出外

故言出○公劉以夏后大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
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正義曰
國語云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奔稷弗
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韋昭云
幽西近戎北近狄周本紀亦云不窋奔戎狄之間此云
公劉竄於此地者案此公劉之篇說公劉遷幽事皆詳
悉自郃徙幽必從公劉始矣蓋不窋之時已竄幽地尙
往來郃國至公劉而盡以郃民遷之也本紀云公劉卒
子慶節立國於幽是也定國於幽自公劉始也韋昭注
國語以爲不窋當大康之時公劉乃不窋之孫不應亦
當大康之世而此云公劉以大康時失官守者周語止
云夏之衰也不言始衰之主書序云大康失邦則夏后
之衰自大康爲始故繫大康言之其實公劉適幽不當
大康之世鄭據外傳之文取不窋之事以爲說耳本紀
云公劉雖在戎狄間復修后稷之業民賴其慶百姓懷
之周道之興自此始也又公劉之篇具述公劉居幽愛
民之事是民歸之而成國也○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
山之北原隰之野○正義曰禹貢雍州云荆岐旣旅原
隰底績是岐山原隰屬雍州也大王始入居岐之陽明
幽在岐山之北公劉之篇說公劉居幽度其原隰以治

出是幽居原隰之野○至商之末世大王又遷成狄之
難而入處於岐陽民又歸之○正義曰詩綿傳及書傳
畧說皆有其事○公劉之出大王之入雖有其異由有
事難之故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正義曰本紀
云公劉復修后稷之業古公復修后稷公劉之業是皆
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也○正義曰周之先祖世修
后稷公劉之業而鄭獨言公劉大王者以周公之作七
月主意於此二人故特言之○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
之難出居東都二年○正義曰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
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
公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
斯得是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也○正義曰
居東不言東都周公避居固當不出畿內自然在東都
於時實未爲都而云都據後營洛而言之耳周公在東
實出入三年言二年順金縢之成文○思公劉大王居
幽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己志○正義曰此
釋作七月之意也以公劉遭夏人之亂大王有戎狄之
難或出或入其居幽之時教民以蠶農爲務使衣食充
足憂念民事有至苦之功由其積德勤民子孫卒成王
業周公既出居東都恐王業毀壞亦憂念民事庶成周

道其意與公劉大王之志同不得自言己身憂國之心
矣無以發明己志故作七月之詩仰陳公劉大王以比
己身序已志知周公之作七月其意必如此者以序云
周公遭變故陳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言遭
變是遭流言乃作也襄二十九年左傳季札見歌幽曰
美哉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明在東都作之也七月
之詩非刺成王非美成王無故說先公之風化陳王業
之艱難則是思念先公用以比序已志也本詩周公所
作大師題之曰幽明其然矣而先公在幽凡經十世知
唯念公劉大王者以公劉初居幽之主大王終去幽之
君俱是先公之俊皆有事難之故周公身遭事難追念
處幽先君明是念其俊者故知周公所念念此二人若
然大王既遭事難能守后稷之教乃在居岐之後周公
思居幽之事知其亦念大王者縣篇說大王之德云民
之初生自土沮漆言居幽之時得民之意民戀其德故
與俱遷明知思念幽事其意亦及大王也鄭於上句言
周公居東二年此句說其作詩之意欲明七月之作在
此二年之中因尙書有二年之文故言之耳非謂居東
二年始作七月也何則序云周公遭變卽作不應坐度
二年方始爲詩七月之作當是初出之年也○後成王

迎之反之攝政致太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純似於公
劉大王之所爲大師大述其志主意於幽公之事故別
其詩以爲幽國變風焉○正義曰金縢云惟朕小子其
新逆是成王迎而反之代成王治國政而致太平其出
居東都也其入攝王政也常守專一之德不有回邪純
似公劉大王之所爲也周公作詩之時有自比二人之
意及其終得攝王政其事又純似之此詩用於樂官當
立題目太師於是大述周公之志以此七月詩主意於
幽公之事故別其詩不合在周之風雅而以爲幽國之
變風焉此乃遠論幽公爲諸侯之政周公陳之欲以比
序己志不美王業之本不得入周召之正風也又非刺
美成王不得入成王之正雅周公王朝卿士不得專名
一國進退旣無所繫因其上陳幽公故爲幽之變風若
所陳本非幽事無由得繫於幽周公事若不似於理亦
不可繫此詩追述幽公事又相似故繫之爲宜也春官
籥章云吹籥以歌幽詩則周制之前已繫幽矣謂之變
者以其變風變雅各述時之善惡七月陳幽公之政東
山以下主述周公之德正是變詩美者故亦謂之變風
公劉亦陳幽事不繫幽者召康公陳公劉以戒成王猶
召穆公陳文王以傷大壞主者意爲雅不得列爲風也

鳴鵲以下不陳幽事亦繫幽者以七月是周公之事既
爲幽風鳴鵲以下亦是周公之事尊周公使專一國故
并爲幽風故鄭志張逸問幽七月事詠周公之德宜在
雅今在風何答曰以周公專爲一國上冠先公之業亦
爲優矣所以在風下次於雅前在於雅分周公不得專
之逸言詠周公之德者據鳴鵲以下發問也鄭言上冠
先公之業謂以七月冠諸篇也以先公之業冠周公之
詩故周公之德繫先公之業於是周公爲優矣次之風
後雅前者言周公德高於諸侯事同於王政處諸國之
後不與諸國爲倫次之小雅之前言其近堪爲雅使周
公專有此善也此幽詩七篇七月鳴鵲是出居時作其
餘多在入攝政後鄭以爲周公避居之初是武王崩後
三年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成王年十四
也迎周公反而居攝成王年十五也七年致政成王年
二十一也故金縢注云文王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
終時武王八十三矣於文王受命爲七年後六年伐紂
後二年有疾疾瘳後二年崩崩時年九十三矣周公以
武王崩後三年出五年秋反而居攝四年作康誥五年
作召誥七年作洛誥伐紂至此十六年也作康誥時成
王年十八洛誥時年二十一也卽政時年二十二也然

則成王以文王終明年生也是鄭辨武王崩及周公出
入之事知然者案大戴禮文王世子篇云文王十三生
伯邑考十五生武王則武王之年少於文王十四歲文
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武王既
少文王十四歲文王九十七而崩知武王於時年八十
三也書傳云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是文王崩時受命七
年尚書序云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作泰誓案經泰誓上
篇說武王觀兵時事是受命十一年泰誓下篇云還歸
十二年而後伐紂是伐紂之時受命十三年也文王崩至
十三年始伐紂是崩後六年也金縢云武王既克商二
年王有疾弗豫是伐紂後二年有疾從文王之崩至武
王有疾積八年矣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至此則
九十一也武王九十三而崩故知瘳後二年崩也知周
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者禮君薨百官總己而聽政於
冢宰三年定四年左氏云周公爲太宰以右王室周公
既爲太宰武王初崩摠攝王政自是常事管蔡不應流
言成王不應致疑明是三年喪畢周公不授王政故流
言耳按周書武王以十二月崩則崩後一年十二月暮
而練二年十二月祥而祭除崩後三年管蔡乃流言也
金縢云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周公乃告二公曰

我之不辟無以告我先王是周公於流言之年避位而
出是武王崩後三年也金縢又云周公居東二年罪人
斯得注云罪人周公之屬與知攝者周公出皆奔二年
盡爲成王所得言三年者并數出年是崩後四年也又
曰於後公乃爲詩注云於二年後也上旣言二年又別
言於後明是二年之後也又曰秋大熟未穫注云秋謂
周公出二年之後明年秋也此秋文承於後之下於後
旣是二年之後明此秋是二年之後謂居東二年武王
崩後五年也金縢云秋大熟未穫之下卽云惟朕小子
其新逆是周公卽以其年反也周公將攝出避流言今
成王自新迎之明其反卽居攝武王崩後五年卽是攝
政之元年書傳稱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
七年致政成王言建侯衛是封衛侯康誥論封衛之事
是四年作康誥也召誥論營洛邑成周之事是五年作
召誥也洛誥論致政成王之事是七年作洛誥也鄭言
作康誥時成王年十八作洛誥時二十一年然則成王以
文王終明年生所以知者書傳畧說云天子太子年十
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來朝迎於郊注云孟迎也
按康誥經云王若曰孟侯則封康叔之時成王年十八
書傳言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據孟侯之文知攝政四

年成王年十八又攝政七年成王年十五周公出年十一也逆而推
之則知成王於攝政元年崩後十年武王始崩自然文王
王崩年十歲計文王崩後十年武王始崩自然文王
崩之明年生成王也由然而驗之故知成王年十三之
時周公初出居東二年十四之時罪人斯得十五年之
時反而居攝也此譜言居東二年之中不知其作之在何
己志則七月之作出居二年之中不知其作之在何
年當在鴟鴞之前鴟鴞之作則在居東三年金縢云居
東二年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
旣言二年別言於後旣與罪人斯得別年則上文居東
二年并初出之年爲二年作詩之時爲三年是周公居
東三年成王十五年之時作鴟鴞也伐柯序云刺朝廷
之不知言刺朝廷則是刺羣臣不刺成王宜在雷雨大
風之後啓金縢之前知者若在雷風之前則王與羣臣
悉皆未悟不得獨刺羣臣若啓金縢之後則羣臣亦悟
無所復刺故伐柯箋云成王旣得雷雨大風之變故迎
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
疑於成王迎之是以刺之是鄭以伐柯爲旣得雷雨之
後金縢之前作也九罭序與伐柯序同刺朝廷之不知
首章言王欲迎周公二章以下說迎之事當是周公旣

反而作也書傳稱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多方云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注云奄國在淮夷之傍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自此而來歸然則周公之歸在攝政三年東山勞歸土之時經云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明周公以秋反而居攝其年則東征三年而後歸旣歸乃大夫美之作東山也若然周公以秋反而歸旣歸乃大夫美之作東山也若倉庚于飛熠燿其羽箋云倉庚仲春而鳴嫁娶之候也歸土始行之時新合昏禮云倉庚仲春而鳴嫁娶之候也悅勞歸土言其新昏也非是六軍之事皆新昏設令發兵之前一二年爲昏猶是新昏不必以起兵之月始爲昏也破斧經稱東征則是征時之事其作必是東山之前未知定是何年狼跋序云美周公也美不失其聖經云公孫碩膚言周公遜遁去位避成功也案書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周公致政之後畱爲大師是狼跋之作在致政之後也計此七篇之作七月在先鴟鴞次之今鴟鴞次於七月得其序矣伐柯九戩與鴟鴞同年東山之作在破斧之後當於鴟鴞之下次伐柯九戩破斧東山然後終以狼跋今皆顛倒不次者張融以爲簡札誤編或者次詩不以作之先後鄭所不

說未可明言毛氏之意傳訓不明唯鳴鴉傳曰亡
子不可毀我周室二子謂管蔡以爲鳴鴉之詩爲管蔡
而作然則毛解金縢之文其意皆異於鄭金縢云武王
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
不辟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于後公
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毛以鴟鴞爲管蔡而作則
罪人斯得爲得管蔡周公居東爲東征也居東二年既
爲征伐則我之不辟當訓辟爲法謂以法誅之如是則
毛氏之說周公無避居之事矣但不知毛意以周公攝
政爲是喪中卽攝爲在除喪之後此不明耳王肅之說
祖述毛氏傳意或如肅言王肅金縢注云文王十五而
生武王九十七而終時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矣十三
年伐紂明年有疾時年八十八矣九十三而崩以冬十
二月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
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至六
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
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歲武王八十而後有成王武王
崩時成王已十三周公攝政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肅
意所以然者以家語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又古文尙
書武成篇云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

夏惟九年大統末集孔安國據此文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其後劉歆班固賈逵皆亦同之肅雖不見古文以其先儒之言必有所出本從先儒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依大戴禮武王之年少文王十四歲故亦同鄭爲文王崩時武王年八十三也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故至十三年伐紂武王八十七也金縢云武王既克殷二年有疾者并數伐紂之年與疾年共爲二年故云伐紂明年有疾時武王八十八也禮記云武王九十三而終是爲伐紂後六年而崩也金縢云武王既喪卽云管蔡流言周公居東則是武王崩之後管蔡卽流言周公卽東征也又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成王將黜殷命作大誥言武王崩三監叛明武王崩後卽王將黜殷命作大誥言武王崩之明年稱元年周公叛周公卽征可知故以爲武王崩之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也金縢云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故知二年而克殷殺管叔也東山序云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明堂位稱周公踐天子之位六年制禮作樂故知三年歸制禮作樂至六年而成也東征實三年金縢言二年者王肅於彼注云或曰詩序三年而歸此言居東二年其錯何也曰書言其罪人斯得之年詩言其歸之年也知當洛邑作康誥召誥皆在七年者以召誥

說營洛邑之事洛誥說致政成王治於新邑之事明此
二篇同是致政之年作也康誥經云惟三月哉生魄周
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亦言洛邑之事明與召誥
同時故知三篇皆七年作也肅又云然則文王崩之年
成王已三歲致政時年二十所以知者以周公居攝七
年而致政明是二十成人故致之耳致政之時成王年
二十逆而推之攝政元年年十四武王崩年十三文
王先武王十年而崩是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歲也由
此而驗之則武王崩之明年成王年十四其年周公攝
政管蔡流言周公東征之作七月也所以作七月者王
肅之意以爲周公以公劉太王能憂念民事成此王業
今管蔡流言將絕王室故陳幽公之德言已攝政之意
必是攝政元年作此七月左傳季札見歌幽曰其周公
之東乎則至東居乃作也居東二年既得管蔡乃作鵠
鵠三年而歸大夫美之而作東山也大夫既美周公來
歸喜見天下平定又追惡四國之破毀禮義追刺成王
之不知王肅云朝廷斥成王也肅又云或曰東山既歸
之詩而朝廷不知猶在下何曰同時之作破斧惡四國
而其辭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猶追而刺之所以極美

周公是肅意以破斧伐柯九戩作在東山之後故編東
山於前也狼跋美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成王不知
進退有難而不失其聖當是三年歸後天下太平然後
美其不失其聖耳最在後作故以爲終此則王肅義耳
未知傳意必然以否其識緯史傳言文王受命七年而
崩又言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及大子十
八稱孟侯此等皆肅所不信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

致王業之艱難也

周公遭變者管蔡流言辟居東都○王業于況反又如字下同

疏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至艱難○正義曰作七月詩者陳
先公之風化是王家之基業也毛以爲周公遭管蔡流
言之變舉兵而東伐之憂此王業之將壞故陳后稷及
居幽地之先公其風化之所由緣致此王業之艱難之
事先公遭難乃能勤行風化已今遭難亦欲勤修德教
所以陳此先公之事將以比序已志經入章皆陳先公
風化之事此詩主意於幽之事則所陳者處幽地之先
公公劉大王之等耳不陳后稷之教今輒言后稷者以

先公脩行后稷之教故以后稷冠之艱亦難也但古人之語字重耳無逸亦云不知稼穡之艱難與此同也鄭以爲周公遭流言之變避居東都非征伐耳其文義則同○箋周公至東都○正義曰變者改常之名周公欲攝管蔡毀之是於攝事變改也金縢云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卽云居東二年是其避流言居東都也流謂水流造作虛語使人傳之如水之流然故謂之流言彼注云管國名叔字封於管羣弟蔡叔霍叔武王崩周公免喪服意欲攝政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孺子成王也我今不避孺子而去我先王以謙謙爲德我反有欲位之謗無怨於我先王言愧無辭也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已是說避居之意也周公避居東都史傳更無其事古者避辟扶亦反譬僻皆同作辟字而借聲爲義鄭讀辟爲避故爲此說案鴟鴞之傳言寧亡二子則毛無避居之義故毛讀辟爲辟此入章皆是周公陳先公在豳教民周備使衣食充足寒暑及時民奉上教知其早晚各自勸勉以勤事業故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及嗟我婦子曰爲改歲此述民人之志非序先公號令之

辭首章陳人以衣食爲急餘章廣而成之計民之所用
食急於衣宜先陳耕田之事但耕種收斂終年始畢每
事及時然後能穫則禦一年之飢非時日之用衣則不
然唯是寒月所須又當及時營作故蠶月條桑八月載
績若此月不作則寒時無衣事之濟否在此一月偏急
於衣故首章上六句先陳人以衣褐爲急三之日以下
五句陳人以穀食爲急故陳人耕鋤之事人之爲衣絲
帛爲先故二章言女功之始養蠶之事一章之中而再
言春日者此章先言執筐養蠶因論女心傷悲感物但
傷悲在蠶生之初陳之於求桑之下顛倒不順故更本
春日采繁記傷悲之節所以再言春日也衣之所用非
絲卽麻春旣養蠶秋當緝績絲帛染爲玄黃乃堪衣用
故三章又陳女功自始至成也三章旣言絲麻衣服女
功之正故四章陳女功助取皮爲裘以助布帛冬月衣
裳雖具又當入室避寒故五章言將寒有漸閉塞宮室
女功衣服之事旣終矣乃說男女飲食之事黍稷麻麥
男功之正故六章先陳男功之助七章言男功之正首
章已言耕田之事故此章唯說收斂之事所以成首章
也衣食已具卒章乃言備暑藏冰飲酒相樂皆是先公
憂民之風教周公陳之以比序已志言已之憂民憂國